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四十回 晏平侯會軸完婚 太平王榮歸團圓

話說三法司斬了花錦章等一班奸黨，隨即回朝復旨，卻好寶景凡、田大修亦到朝見聖上，皇上傳旨：「各還舊職，加升三級。」田大修、寶景凡二人謝恩。退朝來見李榮春等，眾人正在飲酒，遂請他二人同來入席飲酒。李榮春說道：「我等今日各食皇上高官厚祿，只是有官無妻，卻要預備才好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有何難？現有盧賽花、湯勝姑並我的妹子，大家議定就可以成親了。」李榮春答道：「好雖是好，只是無一個人做主。」陶天豹道：「我下山時師父與我一本姻緣簿，叫我俟議親之時開看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既有姻緣簿，快取出來大家觀看。」陶天豹遂將姻緣簿取出，眾人上前一一看，上寫著：「童孝貞配湯勝姑，施必顯配花賽金。」施必顯道：「亂來、亂來，花賽金已死多時了，還有什麼花賽金，難道叫我與鬼做親不成？」陶天豹道：「莫忙，下邊還有注腳可看。」大家再看注腳寫道：「花賽金雖然身亡，但他陽壽未終，奉陰王之命令其借屍還陽，今在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杏花島已故鄧義之女鄧天香，鄧天香亦已身故，現在鄧天香即屬花賽金借屍還魂的。」眾人看明，拍掌大笑道：「天道公平，花賽金慘死，今日又得借屍還陽，真乃好人自有好報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再看張順配史蓮姑為妻。」張順笑道：「那個史蓮姑？」陶天豹道：「下邊亦有注明。」大家再將注腳細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史忠拐迷紅花欲圖苟且，被其女史蓮姑將藥仍制其父成呆，才保得紅花完璧。著陶天豹用省人丹醫治紅花，配與李元宰成其夫婦。其史忠仗藥迷人，終成呆漢，無容救治。施碧霞應配陳松為妻，盧賽花該與陶天豹配成夫婦。」李榮春閱明說道：「此乃姻緣前定，大家遵依仙師之命，毋庸推卻。」童孝貞道：「只是花賽金在著鄧府，大家並無一人認得，那一個可去作冰人？」王春道：「他乃我的表妹，表妹夫亡過多年，如今待我去作伐便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敢煩大人屈玉一行。」王春道：「我是伴駕之臣，難以遠離，況且我年紀老了，不免告老還鄉，前去以為撮合便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大人貴處在那裡？」王春道：「亦在東昌府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一發妙了，我們大家多要回去，明日一同奏過聖上還鄉便了。」

到次日五更三點一同上朝，先謝聖恩，然後各將要還鄉祭祖完婚奏上，奉旨准奏，欽錫祭祖完婚，又賜許多異寶奇珍。

眾人謝恩退朝，擇日回家，文武百官俱來送行，李榮春一概辭謝。大家起程而去。這日已到幡蛇山，陳松下山迎接。進入山寨，李榮春就將札付一道，調遣本處汛弁一員在幡蛇山扎住，帳下嘍囉統歸收管。

且說王春別了眾人先到東昌鄧府，見了鄧夫人，說明這件緣故。鄧夫人聞言說道：「管什麼花賽金借屍還陽，這我到不曉得，我只知是我女兒鄧天香就是。既然姻緣注定，要表兄做主，不必受茶，竟來入贅完婚，也使我有半子之靠。」王春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遂別鄧夫人又來到幡蛇山，將此情對眾人說明，大家遂將施必顯送到鄧府就親。鄧夫人因見女婿面貌生得瘳怪甚是怕人，心中不悅，面見溫色。眾人勸慰道：「這是姻緣注定，非人所能勉強也。」鄧夫人沒奈何，只得選定吉日良辰與小姐成親。此乃五百年前注定，所以鄧小姐全無怨恨，請施碧霞進來，將前情細細說明，施碧霞才知詳細，遂說：「此乃賢妹平素為人好處，才得借屍還陽。如今紅花也有下落了。」

鄧天香聞言問道：「如今紅花在那裡？」施碧霞遂將姻緣簿上注明緣故細說一遍。鄧天香道：「怎麼能使我見他一面才好？」

施碧霞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少不得我與哥哥要往揚州收回母親的棺木，賢妹同我前去，自然得與紅花相見。」鄧天香道：「只是母親無人相伴，不肯放我還鄉呢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就奇了，嫁雞隨雞飛，不伯他不放爾同我回去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哥哥，爾動不動就說蠻話，爾岳母年老無子自然要靠女婿，莫如同到山西早晚相隨，豈不兩便？」施必顯道：「爾這句話到說得有理。」便來與鄧夫人計議。鄧夫人沒奈何只得依允，收拾物件與眾人一同起程，望揚州而來。

且說揚州這些百姓三三兩兩說道：「如今李大爺做了王爺，這都是他平生做人好，今日才有好報。花家作惡多端，今日個個吃刀。」那轎夫殷三道：「我借花興兩千錢，還他五千四百文利錢，還要行兇霸道，害我賣了女兒還他本錢，再不知道他今日也是一刀兩段。」內中有個財主叫做桃洪道：「爾這還是小事，不要說他罷了，我才是個不願他哩。去年三月初間我的小妾被花子能搶去，到五月半間說不中他意不要他了，趕了出來，我不得收回家去。誰知到今年正月生下一個花賊種，若是別人定然不要，我是無子之人，見了小孩子心就歡喜，只得權且養著。」殷三道：「這是他代爾之勞替爾生子，還有甚不好麼？」

桃洪道：「別的事情可以代得，這件事豈是代得來的？這是他的賊種，並非我自己親生的，要他何用？只是我無子之人權且養著就是。」

不說眾人指罵花家，且說李榮春奉旨榮歸，船已到碼頭，滿城文武官員俱來迎接。李榮春吩咐各官回衙理事，單留司獄官李國華相見。李元宰先來拜見父親，略陳別後之事，李國華喜出望外，又與李榮春等相見，說道：「自從大爺封王之後，地方官早已將大爺府第改造王府，這些分散家人使女若大若小個個回府中來了。」李榮春道：「有勞先生費心。」李國華道：「豈敢，理所當然。」只見這些家人使女都來迎接，李榮春等並家眷俱各上了轎，騎了馬。來到王府，三聲炮響，笙簧齊奏。眾人來到銀安殿，望闕謝恩，禮畢然後一同坐下。外面只有陳松是個白丁，內面惟有施碧霞未做夫人，到後來自然有受封贈。

且說李元宰辭別眾人同父回家拜見母親李奶奶，一家欣喜是不必言了。盧夫人也回自己家中而去。這些家人們依舊盡來伏侍。寶爺夫婦辭別眾人還鄉，大家備酒送行。田爺夫婦也要還鄉，眾人亦各備酒餞別。這一日王春說道：「各位未經完婚者不如就在王爺府上完了花燭，然後還鄉如何？」李王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那盧夫人要贅陶天豹到家，陶天豹並不推辭，遂選定吉日就要完婚。

忽見門上人進來稟道：「王瑞奇領了王翠兒特來求見。」

李榮春聞報說道：「我正要訪問王翠兒下落，如今他卻自來，這也難得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如今是李家的弟婦了，理當迎接。」

眾人俱出來迎接，接進內廳，只見王翠兒呆呆立著，那王瑞奇滿身只是發抖，李榮春問道：「令愛為何如此？」王瑞奇道：「我那日在沈府中做了七八日衣服，只見對面有個癡呆之女好似我的女兒一樣，我就去問他家之人。誰知他家並無男人，只有母女二人，一個呆漢，我就嚇他拐我的女兒，他母女道：『不是他拐的，是門口抬進來的，既是爾的女兒爾帶了回去罷。』我只得帶了回來，千醫萬醫再醫不好。小人實在窮苦，養他不起，如今求千歲爺賞小人幾兩銀子，猶如做件好事一般。」陶天豹笑道：「我師父之言果然不差。」遂取出省人丹一粒，命取清水一杯將此丹調化，命他吃下隨即就愈。紅花吃下此丹，果然依舊好了，遂叩見了眾人。李榮春吩咐內人去見夫人，李夫人問道：「翠姐，爾可認得我麼？」紅花定睛一看，叫聲：「噯唷！夫人，我如何不認得？」李夫人說道：「爾再將這裡的人都認來我看。」紅花遂逐一細認，便一一指叫道：「這位乃是大娘，這位乃是施小姐，尚有一位我卻不認得他。」李夫人道：「這位乃湯姑娘，這位乃方大娘，這位就是爾家花賽金小姐。」紅花聞言再仔細一看，把頭亂搖道：「為何全然不像？」李夫人遂將前事詳說一遍，紅花聞言即走上前來要叩見小姐，鄧天香一把拖住，二人說不盡前言後語。那李榮春將姻緣簿的緣故說與王瑞奇曉得，王瑞奇道：「待我到史家去說親。」張順道：「且慢，我不要拐子的好女兒做老婆。」陶天豹笑道：「姻緣簿上已經注定，難以推辭。」張順沒奈何，只得依允。王瑞奇隨即走來與史忠妻子說明此事，史忠妻子聞言滿心歡喜，親送女兒上門就親。眾人舉眼一看，見蓮姑生得花容玉貌，個個稱贊道：「果然生得美貌。」遂差人去請李國華來說明緣故，將紅花配與令郎為妻。李國華見說是姻緣簿上注定，自然依允。

擇定吉日，李夫人備辦嫁妝送紅花到李府去成親，這裡陳松與施碧霞成親，童孝貞與湯姑娘成親，張順與史蓮姑成親，李府分了三個洞房。陶天豹到盧府就親，盧小姐說起遺失丹青小圖一事，陶天豹將拾圖之事說明，取出真容捏起，盧小姐甚是歡喜，夫婦和順是不必說。過了滿月，施必顯要扶柩還鄉，陳松道：「我左右無事，與爾一同到山西去住，省得爾兄妹難分難捨。」施必顯

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童孝貞、張順、湯壘王春等各要還鄉，李榮春吩咐備酒送行。張順帶了史忠夫婦回鄉，因他無依無靠，只得隨女兒而去。

李榮春送別眾人回到府中，李夫人道：「李順、三元、來貴他三人須要替他捐納一官，以報他平日忠義之心。」李榮春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李夫人又道：「我們多虧萬花老祖施恩，才能再整門風，須當與陶天豹同去拜謝他才是。」李榮春道：「待孩兒與陶兄弟計議，同去拜謝大恩。」李榮春吩咐排宴拜謝天地祖宗一家團圓。後來諸人俱各往來，互相聯姻，世世不絕。正是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勸人作善莫作惡，醒眼詳觀天豹圖。